

曾国藩家书



(三)

〔清〕曾国藩 著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

稽生焉

濟曰太古結繩以理逮及伏羲畫八卦代結繩由是

人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

變失常也人文禮樂典

文之時

相化成謂化下使成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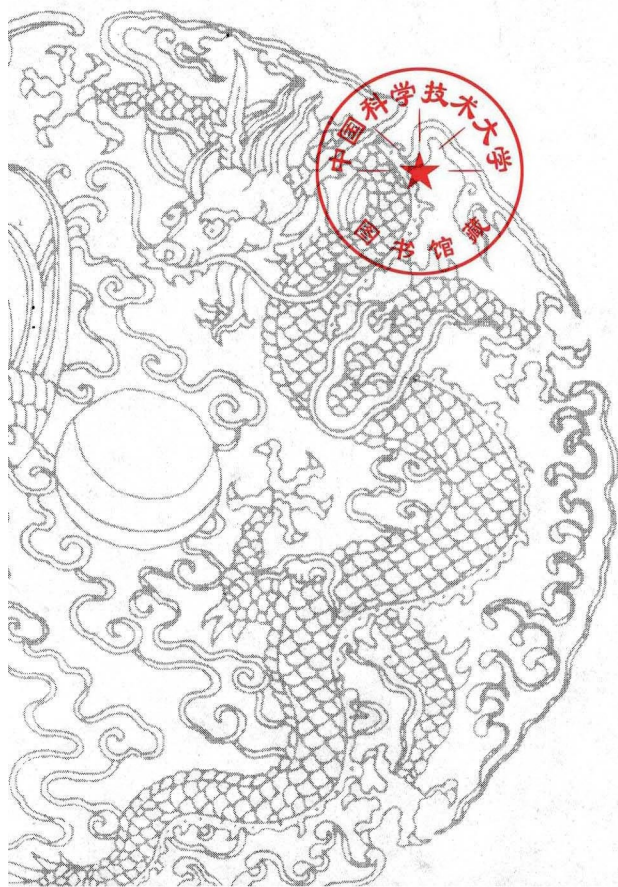
之始大



〔清〕曾国藩 著 第三册

曾国藩家书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

咸丰九年七月廿三日与四弟国潢书

公元 1859 年 8 月 21 日

澄侯四弟左右：

在江西省城发信一缄，谅已收到。予于十六日自江省开船，十七日抵吴城，十九日至湖口。季弟与予同至湖口，二十日先挂帆上黄州矣。

雪琴留予在湖口久住。予因所调之湘后营尚在抚州未来，不得不在此少候。又朱、唐等营自景德镇调至九江者，皆伤暑多病，亦不得不少为休息。而予亦抱微恙，廿二早呕吐，两日不能食，拟奏明耽搁十日。

兹专人回家，寄银二百两，以一百为纪泽儿婚事之用，以一百为五十侄女嫁事之用。又袍褂料各二件（并里子），赏纪泽制衣。又套料（大呢，并里子）、裙料（羽毛）各一件，赏五十制用。吾家仕宦之家，凡办喜事财物不可太丰，礼仪不可太简。澄弟用财，丰俭得宜，所患者，礼仪过于简率耳，宜更酌之。顾问近好。

【译文】

澄侯四弟左右：

从江西省城寄出一封信，估计已经收到。我于十六日从江西省城开船，十七日到达吴城，十九日到达湖口。季弟与我同到湖口，他于二十日先乘船去了黄州，雪琴留我在湖口住下，我由于所调遣的湘后营还在抚州没有来，不得不在这里稍微等候，又因为朱、唐等营从景德镇调来九江，许多人身上都有伤，中暑、多病，也不得不稍微休息。而我也有点小病，二十二日早晨呕吐，两天不能够吃饭，计划奏明耽搁十天。

现在派专人回家，带回二百两银子。其中一百两作为纪泽儿婚事的费用，一百两作为五十侄女出嫁的费用，还有袍褂料子各二件（包括里子），赏赐给纪泽做衣服。还有成套料子（大呢和里子）、裙料（羽毛）各一件，赏赐给五十作为缝制的布料。我家因为是做官的人家，只要是办喜事，财物方面不能太丰厚，礼仪方面不可以太简单，澄弟分配钱财丰俭得宜，不足的是礼仪太过简单，应该很好地斟酌。顾问近好。

【点评】

前半部分曾国藩主要报告了这几天的行程以及安排，因为有部队未赶到以及将士多有伤病，因此不得不在湖口稍作休整；后半部分主要讲了所寄回银两财物的分配及使用情况，并特别强调了在办婚礼时财物不能太丰而礼仪不可太简，充分体现了曾氏俭敬的治家思想。

咸丰九年八月初五日与国潢国荃书

公元 1859 年 9 月 1 日

澄、沅两弟左右：

六月十八刘得一归寄一信，廿四派吉中营二人送一信，计皆当有复信，而至今未到，颇为悬念。伍少海人来，接澄老十七夜信，知宝庆解围，团勇当撤。贼窜祁、衡，吾邑遂可弛



太平军“典金靴衙听使”号衣

防乎？

予在湖口住十日，八月初一日开至浔阳。因等候送者，耽搁二日，初四五本可开行，又以阻风，不完成行。好在上游无事，贼不入蜀，余行虽迟滞，尚不误事。日内守风此间，可游览庐山近处胜景。

朱品隆等各营，已由陆路先至黄州。季弟奉胡中丞札，募勇千人，闻初四日自黄州起行归湘矣。吉字中营之饷，到黄州再派人起解；如已开船北来，则不远解亦可。

先考妣改葬之期已近，果办得到否？须略置墓田，令守墓者耕之。凡墓下立双石柱，方柱圆首。柱高而远，不刻字者谓之华表，柱矮而刻字者谓之阙，四柱平立，上有横石二条，谓之坊。凡神道碑，有上覆以享者（陵上圣德神功碑之享，四面皆有拱门，民间亦有用此式者）；有左右及后面皆以砖石贴砌，

上盖圆筒瓦者（北道上多有）；有露立全无覆盖者（不耐风日）。三者随弟斟酌，要之上用螭首，下用龟趺，则一定之式，不可改易。

公卿大夫之家有隆礼者，于墓门之南（专指向南者言之）立墓表碑（上刻文章），又于极南远处立神道碑（上刻大字“某官某人神道碑”，不刻文），稍简者仅立一碑。二者听弟斟酌，要之宜立于墓门之外，江西立于坟堆之趾，湖南立于罗匡之头，皆非古法，不可学也。至筑坟结顶，上年周璧冲结顶最合古法，今京师王公贝勒及品官之家，坟茔多用此式，勿以其为吾乡所创见骇闻而不用也。吾之所见如此，望弟细心详酌。

吾之所见如此，望弟细心详酌。吾于祖父坟墓祠庙，皆未尽心，实怀隐疚。今沅弟能力办之，澄弟能玉成之，为先人之功臣，即为余弥此阙憾，且慰且慰。余此次在外，专了从前未了之事，而弥缝过失亦十得七八耳。顺问近好。兄国藩手草，八月初五日。

去年曾托雪琴一保胡维峰，以答其数年之殷殷。兹雪琴稟官帅保举，原札寄归，望交维峰也。又行。

【译文】

澄、沅两弟左右：

六月十八日刘得一回去捎回一封信，二十四日派吉中营两人送回一封信，想来应当有回信来了，但直到现在也没有见到，十分挂念。伍少海来到，收到澄弟十七日晚上的信，知道了一些情况。宝庆已经解围，团勇应当撤除。敌人逃窜到祁、稀两地，我们家乡因此可以放松防备。

我在湖口住了十天，八月一日到达浔阳，耽搁了两天，由于大风阻隔不能出发。幸好上游没有事，敌军没有进入四川，我军行动虽然迟缓，还不至于误事。这两天停在这里等待大风停止，能够游览庐山周围胜景。

朱品隆等各营，已经由陆路先到达黄州。季弟奉胡中丞命令，招募了一千多士兵，据

说四日由黄州启程回湖南。“吉”字中营的军饷,等到达黄州再派人解送,如果已经开船北来,那不运送也可以。

先父母改葬的日期已经临近,果真可以做到吗?应该置办一些墓田,使守墓的人耕种。墓下要立一对石柱,柱子是方的,顶部是圆的,柱子很高却不刻字称为“华表”;柱子很矮,刻有字的称为“阙”。四柱平立,上面有两条横石,称为“坊”。只要是神道碑,有在上面覆盖着亭的;有左右及后面都用砖石贴砌,而在上面盖着圆筒瓦的;还有裸露直立什么都没有覆盖的。这三种样式随便弟斟酌选择,重要的是上面必须用螭首,下面必须用龟趺,这是不能改变的成式,不可改换。

公卿大夫之家有隆重礼节的,就在墓门南边立墓表碑,又在非常靠南的远处立神道碑;而那些礼节稍简的人家则只立一块碑。两者都由弟斟酌选择,重要的是应当立在墓门之外。江西立在坟堆的趾跟处,湖南立在罗匡的头部,这些都不符合古法,不能学。关于



林则徐像。林则徐谥“文忠”，故曾国藩在信中称其为“林文忠公”。

军之外，一共带来一万人，另外附寄清单请一阅，每月需要饷银六万两，计划全部求助于湖北，胡中丞也已经答应。江西协助拨款三万两，仍旧用来供给萧、张二营军饷的半数。九弟营中，六月分得一半的军饷，即日押运上路，七月的军饷过些时候也将押运。每队多增加民夫一名，是否需要裁减，应该等到了营中当面商量决定。

沅弟最近所办的事情无不恰当。有关银钱的取给一定要谨慎考虑。今天听说林文忠的三个儿子分家，各获得钱六千串（每栋住宅包括在内，共同积存的银子一万两，作为祀田、刻集的费用除在外），他担任督抚二十年，真是不能够比的。顾问近好。

兄国藩手书，八月十二日。

【点评】

曾国藩率部众初六从九江开船，十一日到黄州胡林翼的大营，休息十日。本来朝廷命令曾国藩入四川，但是如今太平军南下安徽，因此曾国藩在家书中说太平军不入四川，自己就不必到荆州，而在黄州稍停候命，并提及钱粮军饷问题。信尾提到林则徐后人分家每人所得十分少，于是感慨林则徐一生清廉，谈及自身远不可及，充满崇敬之情。

咸丰九年八月廿二日与诸弟书

公元 1859 年 9 月 18 日

澄侯、沅甫、季洪三弟左右：

廿二日武昌下三十里接沅弟初十日信，附洪弟一页，具悉一切。

沅弟到家后，雷厉风行，办理改葬大事，启土下殓，俱得吉期，欣慰无量。

余在家疚心之事，此为最大。盖先妣卜葬之时，犹以长沙有警，不得不仓促将事；至七

可及。顾问近好。

兄国藩手草，八月十二日。

【译文】

澄侯、沅浦两弟左右：

澄弟七月十三日从永丰寄的信，沅弟二十九日从易俗河寄的信，都是九日在道士袱那里收到。澄弟二十六日晚上写的一封信，初十在巴河收到，知道了一切情况。叔父病体痊愈，是最值得庆慰的好事。澄弟因办团练而为全县的人所敬佩，能够善始善终，也非常欣慰。

我自六日从九江起程，逆风逆水，每天行走七、八十里。十一日到达黄州，胡中丞商量我留下来住十日。官帅上奏请求留下我军共同征讨安徽，大概十七、八日能够收到圣旨。敌军既然不进犯四川，我当然没必要急着赶赴荆、宜，就在这里稍作停留，等待命令。除了萧、张二

年二月，大事则尽可从容料理，不必汲汲以图。自葬之后，吾之心神常觉不安，知我先人之体魄，亦当有所不安。此次改葬之后，我兄弟在外者，勤慎谦和，努力王室，在家者内外大小，雍睦习劳，庶可保持家运蒸蒸日上乎？沅弟办理此事，为功甚大。兹以国朝名人书法名画扇三十柄奉赠，酬庸之物颇丰，我父母亦当含笑于九泉也。

余于十一日至黄州，十八日开行赴鄂，途多逆风，五日尚未抵省。官帅奏蜀中无事，请以吾军会剿皖省，已奉谕允。吾在鄂应酬数日，仍赴下游。或驻北岸之黄梅，或驻南岸之九江、湖口，现尚未定。

吾兄弟数人虽共事一方，然皖中为地极大，贼数极多，事势极难，各有所图，不必相妨碍，不必嫌怨。季弟既受胡中丞之知，即竭力图功，不必瞻顾。九弟六月半饷已解去，七月饷亦即解，恐当于中途接到。此次既出，今冬似不宜归去。身既在官，则众人观瞻所系，去来不可太轻率自由也。

咸丰九年八月廿九日与四弟国潢书

公元 1859 年 9 月 25 日

澄侯四弟左右：

兹有袁漱六亲家之胞弟袁铁庵自松江归来，将我京中书籍概行带送湘乡，实为可感之至。前由京搬至松江，此次由松搬至湘乡，共万余里，吃尽辛苦，到我家时，望加意款待，至要至要！其书交（建四先生及纪泽细心清厘。此外尚有存松之书，并营中之书，将来开单再清也。

即问近好。兄国藩手草。

【译文】

澄侯四弟左右：

目前有袁漱六亲家的胞弟袁铁庵从松江回来，把我在京城中的书籍全都带回来送往湘乡，实在是感谢之至。以前从京城搬到松江，这次又从松江搬到湘乡，一共有一万多里路程，历尽千辛万苦。等到我家时，希望加倍款待。至要至要！这些书交给建四先生和纪泽细心清查整理，此外还有存在松江和军营里的书，等以后开了清单再清理。

即问近好。

兄国藩手书。

【点评】

曾氏以前经常惦念自己在京城中的书籍，因此这次袁铁庵把这些书给他全部运回湘乡，令他十分高兴，因此要求家中要加倍款待袁铁庵，并要求纪泽和建四先生整理这批书，仅此而已。

咸丰九年十月初四日与四弟国潢书

公元 1859 年 10 月 29 日

澄侯四弟左右：

十二月初二日沅弟到营，得闻家事之详，近日婚嫁两事皆已完毕，“江南老名士”可少休息矣。

吾于二十八日自黄州归，接奉寄谕，以湖北大举征皖，恐其驱贼北窜。吾细察湘勇柔脆，实难北征。一渡淮水，共食麦面，天气苦寒，必非湘人所能耐。拟于日内复奏，陈明楚军所以不能北行之故。

湖南樊镇一案，骆中丞奏明湖南历次保举，一秉至公，并将全案卷宗封送军机处。皇上严旨诘责，有“属员丛愿，劣幕要挟”等语，并将原奏及全案发交湖北，原封未动，从此湖南局面，不能无小变矣。

此间进兵，大约在十月底。余身体平安，惟目疾久不痊愈，精神意兴，日臻老态。所差堪自信者，看书看稿，犹能精细深入，每日黎明即起，不敢贻祖父之家风，足以告慰。

余详九弟信中。顺候近好。

十月初四日，草于巴河军次。

【译文】

澄侯四弟左右：

十二月二日沅弟来到军营中，知道家中事务的详情。最近婚嫁两事都已经办完，“江南老名士”也可以稍稍休息一下了。

我在二十八日从黄州回来，收到圣旨：要求从湖北大举进剿安徽。恐怕这样驱敌会使敌军向北逃窜，我经过细致考虑，湘军柔弱，实在很难向北进军。只要一渡过淮水，全必须吃麦面，天寒地冻，绝对不是湘人所可以忍耐的。计划近日复奏，陈说军队不能北上的原因。湖南樊镇一案中，骆中丞证明湖南历次保举，一向公平，并且把全部案卷密封送到军机处保存。皇上严令指责，有“属员怂恿，劣幕要挟”等话，并且把原奏及全案交给湖北，原封未动。从此湖南局势不可能没有小的变化。我这里进军大约在十月底。

我身体平安，仅有眼病很长时间不能痊愈，精神兴致逐渐趋于老态。还能够自信的是看书看稿子仍然能精细深入。每天天亮时就起床，不敢丧失祖父的家风，足以告慰祖宗。其余详情都在写给九弟的信中。顺候近好。

十月初四日，写于巴河军次。



骆秉章画像。骆秉章即曾国藩家书中所说的骆中丞。

【点评】

曾国藩二十八日从黄州回来，接到谕旨从湖北进驻安徽，怕太平军向北流窜。曾国藩认为湘军柔脆，受不住北方的寒冷，也吃不惯北方的荞麦面，其实是有不愿按照翁同书等人的意思在北面堵截太平军的想法，而是想全面收复安徽，不做翁氏的马前卒。湖南樊镇一案说的是左宗棠和樊燮之间的冲突。左宗棠殴打朝廷命官让皇帝十分震怒，本想要重重地处罚他，被潘祖荫力保，才得以脱身。

咸丰九年十月十八日与四弟国潢书

公元1859年11月12日

澄侯四弟左右：

十月十二王孝一到，接九月十九来缄，具审一切。泽儿及五十侄女两场喜事，办理尽善，慰慰。慰慰。

我祖星冈公，第一有功于祖宗及后嗣，有功于房族及乡党者，在讲求礼仪，讲求庆吊。

我父守之勿失，叔父于祭礼亦甚诚敬。贤弟若能于礼字详求，则可以医平日粗率之气，而为先人之令子；若于族戚庆吊时时留心，则更可仪型一方矣。若须酌送重礼者，则寄信来营，余当寄付弟手。余于军中之钱不愿寄回，而后辈婚嫁及亲族事之最要者，则当略寄。南五舅父处，余必寄贺信，并寄薄礼。其他有应点缀之处，望弟付信来告知。

家中用度，日趋于奢，实为可怕，望弟时有紧一把之心。其铺帐须各开各的，不可由大中开，兄并无私意见也。（弟及泽儿并诸侄贺帖皆收到。男婚女嫁，以似以续，阖家之庆，还为弟贺焉。顾问近好。

【译文】

澄侯四弟左右：

十月十二日王孝一来到，收到九月十九日的来信，一切已经都知道了。泽儿和五十侄女的两场喜事办理得尽善尽美，非常感谢。

我祖先星冈公首先有功于祖宗及后嗣，其次有功于宗族及乡党，最主要的地方就在于讲求礼仪，讲究庆贺及吊祭。我父亲遵守执行没有缺失，叔父对于祭礼也十分虔诚。贤弟如果能够在礼字方面认真追求，就能够改正粗率的习气而变作先人的忠孝子孙，如果可以在亲族中的庆典祭礼方面多加留心，就可以成为一方的表率。如果有必须送重礼的事，请寄信到营中，我会寄到弟那里。我在军中的钱财不愿意寄回，但是后辈婚嫁及亲族的红白喜事是最为重要的，则应该略寄一些。南五舅父那里，我肯定寄贺信和薄礼。其他应当花费的地方，希望弟写信告诉我。

知道家里各项开支逐渐增多，实在可怕，希望弟时常想着节约。其中属于必须的项目应当各宅用各宅的开支，不要从大家中开支，我并没有什么私见。弟及泽儿和各位贤侄的贺帖都已经收到了。男婚女嫁，合家欢庆，也为弟祝贺。顾问近好。

【点评】

古人对于礼的重视程度今人无法想像，在这封信中曾国藩以自己的祖辈讲礼敬来劝诫澄弟曾国潢，希望他在“礼”字上多下工夫，不要丢祖辈的脸，而应成为一方的表率。另外曾氏又说到了家中一定要勤俭节约的问题，一定不可奢侈浪费。这两方面都体现了曾氏一贯的“勤俭谨敬”的治家思想。

咸丰九年十一月初三日与国潢国荃书

公元 1859 年 11 月 26 日

澄侯、沅甫两弟左右：

自余于巴河拔营，沅甫于次日登舟。计此信到家，沅弟亦抵里门矣。

余拔营后长行七日，十一月初三日至黄梅，驻扎城外，距太湖百二十里。太湖贼约三四千，被我兵万五千人四面环围，城贼极为穷蹙。所虑者“四眼狗”率党来援，或有变动，否则太湖年内可克矣。余暂驻梅邑，细察地势，再行前进。

胡蔚之所刻林君碑暨四大字，兹各寄四分查收。钱萍荃星使所寄沅弟联幅，兹亦寄去。余日内痼疾大作，目亦极蒙，幸精神如常，每日竭力支撑，不甚懈怠。

河南捻匪日以猖獗，皖南宁国屢次败挫，六合大营被“四眼狗”攻陷，扬州近又被围，气机殊未转耳。顾问近好。



【译文】

澄侯、沅浦两弟左右：

自我从巴河起程，沅浦也在第二天上船，大约这封信到家，沅弟也应该回去了。我拔营后经过七天长途行军，十一月初三到达黄梅，驻扎在城外，离太湖一百二十里。

太湖的敌军有三、四千人，被我军的一万五千人四面包围，敌军非常窘迫。所担心的是伪英王会率兵前来救援，或者会有些变化。不然太湖年内能够攻克。我暂时驻扎在梅邑，仔细观察地形，然后再向前推进。

胡蔚之所刻写的林君碑暨四个大字，现在各寄四份请查收。钱萍荃星使寄来的沅弟的联幅，也同时寄回去。我最近几天癖病发作，眼睛也模糊看不清，幸好精神如常，每天尽力支持，还不算懈怠。

河南捻军越来越猖獗，皖南宁国被打败多次。六合大营被伪英王攻陷，扬州这几天又被包围，形势还没有好转。顺问近好。

【点评】

这封家书主要谈了近期的战事，先说了自己的情况，现在已驻扎在黄梅城外，太湖敌军已被团团包围，之后说到一块寄回的其他物体；最后提到河南捻军越来越猖獗，清王朝看来气数已尽农民运动已经是一波接一波了。

咸丰九年十一月十四日与国潢国荃书

公元 1859 年 12 月 7 日

澄侯、沅浦两弟左右：

初七日接沅弟汉口信，初九日曹荣至又接澄弟长沙信、沅弟排洲信，藉悉一切。初五、初八、十皆系东北风，沅弟应早到矣。

余于十三日拔营至宿松。一入皖境，百姓望若云雨，爆竹欢迎，不知兵力果足以庇之否？

十月十七日会奏一折，圣意不以为然，朱批驳斥。保举一单，武职全准，文职交部核议，将来必有驳者，如黄南坡、石芸斋、何廉昉等均属可虞。即李筱泉久未得保，亦不知可允准否？向来从未交部，此次将文武官阶分类，遂尔歧视，想别有所因也。若部文速来，于

其驳诘者仍当再请,但恐迟耳。

沅弟带回之银七百零八两,请以二百为温弟祭田之助,余五百为湘乡忠义祠捐项。霞仙丁外艰,承中已送银否?若未送,则由营中送可也。凡家中红白应酬之需,如有应在十两以上者,可写信由营中寄送,少者则家中自送。

余今年痼疾大发,与道光二十六年相仿佛,目疾亦日以增甚,老境大臻。在外往年未了之事,现已渐次清厘,略有归宿。李小泉所办报销,今冬可华。京帐一项,毛寄云力劝缓清,今尚未定,俟问明“西顺兴”下落再看。

顺问近好。

兄国藩手草,十一月十四日。

【译文】

澄侯、沅甫两弟左右:

七日收到沅弟从汉口寄来的信;九日曹荣来到营中,又收到澄弟从长沙的来信和沅弟的信,知道了一切。五日、八日、十日都是东北风,沅弟应该早到了。

我十三日率军到宿松,一到达安徽境内,百姓就象盼望云雨,鸣放鞭炮欢迎,不知道我的兵力是不是能够完全保护他们。

十月十七日联名上奏了一折,皇上觉得不以为然,朱批驳斥。保举的那张名单武职的全都被批准了,文职的交给吏部再核定商议,以后肯定有被驳回的,如黄南坡、石芸斋、何廉昉等人都有可能。即便李筱泉长期没有得到保举,也不知道可不可以被批准。以前从来都没有交给吏部处理过,这次把文武官分类,分别对待,估计另外有原因。要是吏部批文很快传来,对于那些被驳回的人,仍然要再次保举,只是担心部文迟迟不来。

沅弟带回去的银子是七百零八两,请拿出二百两做当作温弟的祭田费用,其余的五百两是修建湘乡忠义祠的捐款。霞仙父亲去世,家里是不是已经送去了银两?如果还没有送,就从营中送去也行。只要是家中有红白应酬的事,如果需要用十两银子以上,都可以写信从营中寄送,数量少的可以由家中自送。

我今年痼病发作得十分厉害,就如同道光二十六年那样;眼病也是一天比一天厉害,人到老年了,境况变化真快。前些年在外面没有了结的事,现在已经渐渐理出头绪,还算有点归宿感。李小泉处理报销的事,今年冬天可以完成。有关京城账目一项,毛寄云极力劝阻暂缓清还,目前还没有定下来。等问清楚“西顺兴”的下落以后再说。

顺问近好。

国藩手书,十一月十四日。

【点评】

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两件事:一是当曾国藩率军进入皖境时,“百姓若盼云雨,爆竹欢迎”,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太平军在当地不得民心;另一件就是朝廷对所保举的文武官员作了分别对待,武官一律批准而文官却交给吏部审核,这可以看出在战乱频繁的年代,朝廷对文武官员的需要是不同的,其地位也是有高低之分的。

咸丰九年十一月廿四日与国潢国荃书

公元 1859 年 12 月 17 日

澄侯、沅甫两弟左右:

十八日曾天二到接初五日家信,廿三日贺常四到接初一目家信,内澄弟二缄纪泽一

械,并《通鑑》《五代史》及豆、姜等件,廿二日接沅弟岳阳樓下一械,藉悉一切。叔父大人肝火甚旺,不知沅弟歸后,勸之少解否?至以為念。

此間軍務平安,新馬隊已立二營,營官馬德順、伍華瀚也。下游“四眼狗”聞將以本月之杪來援太湖,多、鮑各軍頗形驚慌,須派五六千人往太湖助之,但系打行仗,老營仍扎宿松不動耳。

茲付去銀五十兩,送霞仙家贖儀,又銀十兩送蘭姊之次子賀儀,望即日專送。以后應致情之處,請澄弟斟酌一數目更好,即問近佳。

澄侯、沅甫兩弟再覽并諭紀澤兒:

前械未封,陳明德等至,接澄弟十一日一械并紀澤在歐陽家所寫一稟。科三之字大有長進,甚慰甚慰。第不知甲五近尚讀書否?問之劉一、金二,皆云目疾痊愈。縱不能多讀書應小試,亦須略听史鑑,能動筆写信為妙,不然甲五后日必悔也。澄弟于此等若太松,則有愧父道矣。

澤兒問橫筆礮法,如右手擲石以投入,若向左边平擲則不得勢,若向右边往上擲,則与捺末之礮相似,橫末之礮亦犹是也。《化度寺碑》礮法最明,家中无之;《張猛龍碑》、《同州聖教》礮法亦明,可細閱再稟。沅弟于字用功最深,曾留心礮法否?

國藩又行。

【譯文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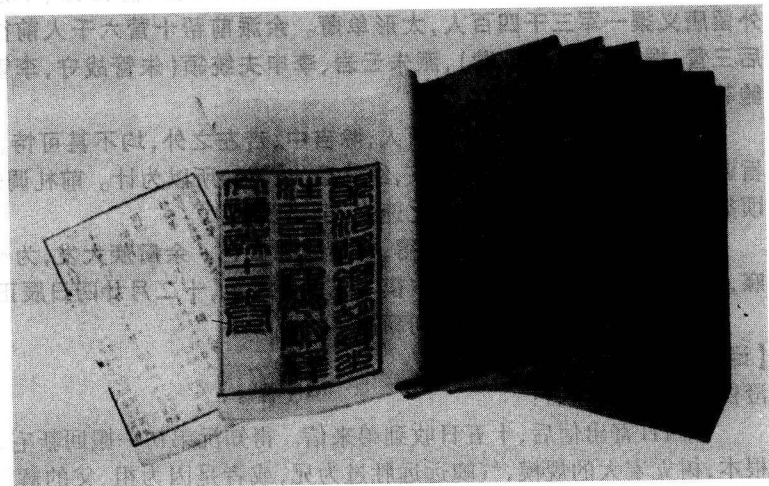
澄侯、沅甫兩弟左右:

十八日曾天二來到,收初五的家信。二十三日賀常四來到,收初一家信,里边有澄侯弟一封信、紀澤兒一封信。以及《通鑑》、《五代史》和豆、姜等東西。二十二日收到沅甫弟从岳阳樓下寄來的一封信,知道了一切。叔父大人肝火太旺,不知道沅甫弟回家後勸解有沒有緩和,十分挂念。

这里軍務平安。新建馬隊已經成立了兩個營,營官是馬德順、伍華瀚。听说下游的“四眼狗”将在本月來援救太湖的敵軍,多、鮑各軍十分驚慌。这里也須要派五六千人去太湖助戰。但是一定要打運動戰,老營仍然要駐扎宿松不動。

現在寄回銀子五十兩,是作為霞仙家祭禮用的。另外有銀十兩,是送給蘭姊的次子的賀儀,希望尽快派人送去。將來應致情應酬的地方,請澄侯確定一個數日更好。即問近好。

澄侯,沅甫兩弟再覽并諭紀澤兒:



《資治通鑑》書影

前信还没有封上,又有陈明德等人来到,收到澄弟十一日写的来信及纪泽在欧阳家所写的一封信。科三的字大有长进,十分欣慰。不知道甲五最近是否还读书?问刘一、金二都说他眼病已经痊愈,就是不可以多看书也不能参加小试,但是也要听听史鉴之类的书,可以动笔写信更好。要不然甲五以后必然后悔。澄弟如果对这些事太过放松,就有愧于为父之道了。

泽儿问我横笔写磔的方法。就好像右手掷石打人,如果向左边平掷就不方便,如果向右边往上扔,就跟写撩的磔法差不多了;横末的磔法也是如此。《化度寺碑》上的磔法最清楚,家里没有这本书。《张猛龙碑》、《同州圣教》的磔法也很清楚,可以仔细观摩,再来信。沅甫弟的书法用功最为深厚,是否曾留心磔法?

国藩又书。

【点评】

此信是分别针对两封信的回复。在第一篇回复中曾氏提到“伪英王”将要援助太湖,因此自己也要分兵五六千前去支援,并且提出要运用运动战的战术。后一封回复则主要与纪泽儿讨论书法;用“以石投人”作了形象的比喻,对于今天从事教育事业的人应当是有所启发的。

咸丰九年十二月廿四日与国潢国荃书

公元 1860 年 1 月 16 日

澄侯、沅甫两弟左右:

十四日发信后十五日接弟信,知沅弟初一移新宅,贺贺。吾弟以孝友之本,立宏大之规,气魄远胜阿兄,或者祖、父之泽,得吾弟而门乃大乎?余之贺礼:御赐福字一个(即去冬所赏者),红缎对一付,书十种(现尚未配定),兰十盆(愿弟之子孙众多也),明年正月再专妥人送回。

此间日内警报频闻,援贼“四眼狗”纠合捻匪宫瞎子带五六万人来援,鲍超扎小池驿御之,已在太湖之前四十里。蒋之纯扎龙家凉亭,多都护扎新仓,相去各十里内外。廿二日开仗,我军先获大胜,穷追二十余里,因遇伏而小挫,伤亡若干,现尚未得确信。太湖城外留唐义渠一军三千四百人,太形单薄。余派前帮十营六千人前往助扎(朱、唐三营,湘后三营,振、岳、嘉、务四营),派朱云岩、李申夫统领(朱管战守,李管禀报),不知前敌多,鲍等军果站得住否?

余在宿松,身边仅四千三百人,除吉中、吉左之外,均不甚可恃,心殊焦灼。萧浚川奉旨调赴黔蜀,希庵亦以母病不来,统将乏人,不知所以为计。前札调朱惟堂招勇五百前来,顷渠亦禀假不能遽来,望弟催之速来,至要至要。

祖父母地已买得否?若未得,望弟即来营也。余痼疾大发,为十余年所仅见,夜不成寐,幸温书未甚间断耳。顺问岁祺。兄国藩手草,十二月廿四日辰正。

并叩叔父母大人万福,兼问新禧。

【译文】

澄侯、沅甫两弟左右:

十四日寄出信后,十五日收到弟来信。得知沅弟初一搬回新宅,贺贺。我弟用孝友的根本,树立宏大的规模,气魄远远胜过为兄,或者是因为祖、父的辉泽,让我弟而使门户发

扬光大。我的贺礼有一个御赐福字(即去年冬天所赏赐的),一付红缎对,书十种(现在还没有配齐);兰花十盆(希望弟的子孙众多)。明年正月再派专人送回去。

这里最近警报不断,来援敌军“四眼狗”联合稔军宫瞎子率领五六万人前来救援。鲍超驻扎在太湖前四十里的小池驿防御。蒋之纯扎营在龙家凉亭,多都护扎营在新仓,相距各有十里左右。二十二日开始打仗。我军先获得大胜,穷追二十多里,因为遇到埋伏而小败,伤亡若干人,现在还没有确切的消息。太湖城外仅留下唐义渠一支队伍三千四百人,势力单薄,我派前部十营前去援助(朱、唐三营,湘后三营,振、岳、嘉、务四营),派朱云岩,李申夫统率(朱负责军务,李负责禀报),不知道由于前方敌人多,鲍各军能不能站得住脚?

我在宿松,身边只有四千三百人,除了叶中、吉左两营之外,其余的都不可依靠,心里十分焦急。萧浚川奉旨调往贵州、四川,希庵也因为母病没有来。这里缺少将领,不知道如何安排是好。前次公文调派朱惟堂招集兵勇五百人前来,不久他又来信说请假不能很快就来,希望弟催他速来。至要至要。

祖父母的墓地是否已经买好?如果没有买好,希望弟马上来营。我的癖疾大发作,是这十几年来最厉害的一回,夜里不能睡觉。幸好读书还没怎么间断。

顾问岁祺。兄国藩手书,十二月二十四日辰时。

并叩拜叔父、叔母大人万福,兼问新禧。

【点评】

从前面的信中我们知道曾国藩是不主张分家的,并且希望兄弟们能够住在一起来孝敬长辈,组织生活,因此这次沅弟移回新宅曾国藩感到十分高兴。之后提到近日太湖的战事,因为敌军众多而自己又缺兵少将所以感到十分焦急,因此问及沅弟是否买好祖父母的地,如果没有,希望他速来营中帮忙,足以看出战事的危急了。

咸丰十年正月初四日与国潢国荃书

公元 1860 年 1 月 26 日

澄侯、沅甫两弟左右:

除夕接两弟家书并纪泽儿一禀,欣悉家中四宅平安,惟叔父病未痊愈,至以为念。

沅弟移居后,新屋气象闻尚宏敞,不知居之俱适意否?凡屋有取直光者,有取斜光者,有取反光者,闻新屋极高而天井不甚阔,则所取皆直光矣。未、申以后,内室尚不黑暗否?装修及制器皿二事殊不易易,颇有头绪否?余在此,望沅弟来甚切,而恐弟应办之事皆未办妥,不敢遽催茁。

前敌多、鲍、蒋三军,自腊月廿二大战后,贼于廿四、六等日包围鲍营,廿七日遂长围鲍营,层层包裹,霆左营四百皆合,水米文报不通。幸顿定心窝子,坚守几日,廿九日贼解围,少退五里以外。除日多都护另派精选前营,扎于霆左营之垒,而令霆左弁勇暂入鲍之中军休息数日,从此前敌应稍安稳。

余自去冬以来,癖疾大发,目蒙异常,而工课及应办之事未甚间断。新年军事紧急,少为将息,除公事外,不敢多作一事也。纪泽儿所论八分不合古义,至欲来营省观。余亦思一见,沅弟来时可带纪泽来展谒一次,住营一月,专人送归。牧云坠马,右手尚未痊愈。季弟在界牌石,一切平安,余日日与之通信,兹将季信付回(内季寄余信四件,季寄家信四



鲍超扬旗贼溃图，出自清·马骆《百将传图》。鲍超是湘军将领，在与太平军水战时，在自己的船头扬起一面大旗，每次作战均鼓棒在前。

护又精选前营战士派往霆左营驻扎，而命令左营的兵士暂时转到鲍营中军休整几天。这样前线上应该稍微安稳一些。

我自从去年冬天以来癖病大发作，眼睛也异常模糊，但功课和应处理的公事都没有间断。新年以后军情紧急，只能稍微休息。除了公事之外，再不敢多作一件事情。纪泽儿所说的“八分”与古时原义不符。至于说要来军中探亲，我也十分想和他见一见。沅弟来的时候可以带纪泽一起来。拜见一次，在营里住上一个月，再派专人送回去。牧云从马上摔了下来，右手还没有痊愈。季弟在界牌石那里一切平安，我天天与他通信，现在将季信带回（内有季弟寄给我的四封信，寄回家的四封信）。顺问近好。

兄国藩手书，十年正月四日。

【点评】

读这封信我们可以看出曾氏的知识很渊博，连房屋采光这样的物理学、建筑学知识都能分析得头头是道，很让人佩服。此外曾国藩谈到前线的战事虽然没有太大的变故，但却仍然十分危急，自己的癖病仍没有好转，眼睛还是模糊不清，但因军事危急，不能好好的休息。

件），顺问近好。

兄国藩手草，十年正月四日。

【译文】

澄侯、沅甫两弟左右：

除夕收到两弟腊月十二日的家书和纪泽儿的来信，很高兴知道家中四宅平安，只是叔父的病还没有痊愈，十分想念。

沅弟搬家以后，听说新房十分敞亮宽大，不知道住着是否如意，房屋采光有的是取直光，有的是取斜光，有的是取反光。听说如果房屋极高而天井不够宽阔，采光就是直光。未时、申时里屋还不至于太昏暗吧？

装修房屋和购置家具这两件事十分不容易，都有头绪了吗？我这里急着等着沅弟来军营，但又担心你应办的三件事都没有办好，也不敢太催。

前线战事上多、鲍、蒋三军自从腊月二十二日大战后，敌军在二十四日、二十六日包围了鲍营，二十七日开始长围，层层包裹。霆左营已经被四面合围，水米情报书信都已经断绝。幸好心中安定，坚守了几天，二十九日敌军解围，退到五里地以外去了。除夕时多都

咸丰十年正月十四日与国潢国荃书

公元 1860 年 2 月 5 日

澄侯、沅甫两弟左右：

初五得沅弟及纪泽信，知澄弟有永丰处之行，又欣闻叔父大人身体平安，从此当日臻康胜矣。

此间军事，余于除夕、元旦添派护军、长胜军及湖口调来之平江营，赴太湖城外，抽出唐义渠之训营赴前敌小池驿等处。初六日甫到，一面修垒，一面出队打仗，破贼垒二座，少顷败回。训营新垒三座被贼攻陷，军械帐棚全失。

由是贼氛愈炽，日夜围攻鲍营。鲍部三千五百人，伤亡千余，只能守墙，不能出打。每遇贼偶松一隅时，即出队挑水运柴，少顷复来合围。军士不眠者多，不食者亦常有之。十一日，胡中丞所派之金逸亭、余会亭军从潜山内打出，攻贼之背，大获胜仗，杀贼三千。是夜，小池驿之贼分一半去御金军，从此鲍军庆再生矣。

方围鲍极急时，余派宿松吉中二营（张胜禄、张光明）、吉左营（朱宽义）、太湖之湘前强中营（朱品隆、唐义利）、湘后二营（李宝贤、刘连捷）去新仓小池等处助打行仗，以救鲍军。十三早甫经成行，后即闻金、余捷音。计大局应可安稳耳。

余自去腊下半月，夜常不寐。胡帅与我相距二百六十里，每日通信一二次不等，除初鲍军扎小池，余意见不合力争数次外，其余事事相合。季弟在太湖，亦日通信。癖疾比去冬略好，惟目光眊昏，日甚一日。云仙出使山东，竟被参劾，闻部议降级留任，尚无大碍，今春必南旋矣。即问近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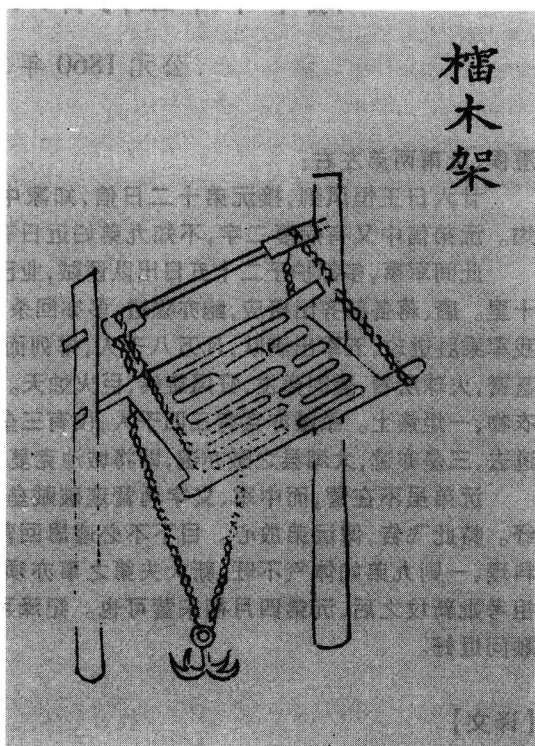
兄国藩手草，正月十四日辰刻。

【译文】

澄侯、沅甫两弟左右：

初五收到沅弟及纪泽写的来信，知道澄弟去了永丰等地一次。又很高兴的知道叔父大人身体平安，从此以后一定能够日益康健。

这里的军情，我于除夕、元旦增派了护军、长胜军和湖口调来的平江营奔赴太湖城外，抽调出唐义渠的训练营奔赴前线小池驿等地。初六刚刚到，一边修筑工事，一边出兵应战。攻破了两座敌军营垒，不久又败了回来。训练营新修建的三压营垒也被敌人攻陷，军械、帐棚全都丧失。因此敌军气势越来越



橘木架，守城堆滚木的用具。